换了整张脸,他要如何找回自己?

Pen News
潘文军
编译专栏

阳光明媚的病房中,病人把头靠在干净洁白的枕头上,利用那本不属于自己的嘴唇,嘟哝出了5年来的第一句话。

亲属们斜着身子,把耳朵紧紧贴在他的嘴边,即使这样,他们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明白他究竟想要说什么。而且,病床上的这张脸,他们并不认识。

这一幕发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瓦尔德希伯伦医院,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现在看上去比以前年轻得多,因为他换上了一张年轻的脸。2005年,在一次意外中,他原本30多岁的脸被损毁得面目全非。

现在,他脸上覆盖的皮肤、皮肤下面的肌肉和骨骼、他的嘴唇、鼻子、下巴、颚部、眉毛和眼睑等都属于比他小几岁的另一个人。

如今,他的脸上只有眼球和舌头还是他自己的。由于病人不愿透露身份,当地医护人员给他起了个外号——“神秘人”。

23日,“神秘人”开口说话,成为世界上首例进行全脸移植手术后成功苏醒的病人。

巴雷特和“神秘人”手术前面部核磁共振图

手术后脖子上只有一个疤

“神秘人”的经历是前无古人的。一个月前,数十位医生给他做了足足24小时的手术。

在那之前,在他的脖子和头发之间,你能看到的只有那些“发光的补丁”——9次植皮融合手术后留下的一块块红色的疤痕。

你还能看到一个裂开的大洞,那就是他的嘴了,他用已经无法辨认的鼻子挣扎着呼吸,他的眼睛没法闭上。吃饭时,必须由别人把食物捣碎了往那个裂开的大洞里灌。

如今,他开始了崭新的生活。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琼·佩雷·巴雷特显得很兴奋,他说:“他变得更英俊了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,毕竟器官捐赠者比他年轻。他的脸看上去那么自然,肌肉紧绷。在他的脖子上,你只能找到一个疤,而且那个疤看上去就像皱纹一样。”

巴雷特医生还表示,病人6月底就可出院。到今年圣诞节时,他会完全适应新脸,可以回去工作,挣钱养活自己了。

“医疗奇迹”如何发生

那么,这个“医疗奇迹”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?

伊莎贝尔·迪诺里

2006年,“神秘人”遇到了巴塞罗那瓦尔德希伯伦医院的巴雷特医生,当时,电视台刚刚播放了一部关于脸部移植的纪录片。

纪录片的主人公是法国妇女伊莎贝尔·迪诺里,一年前她刚刚接受了世界上第一例部分脸部移植手术,她接受了一个新的鼻子和一张新的嘴,她自己的则被所养的狗抓咬坏了。

在那以后,共有来自法国、西班牙、美国和中国等4个国家的9位病人接受了部分脸部移植手术。

而来自英国、西班牙等国的医生一直跃跃欲试,想进行世界上首例全脸移植手术,最终巴雷特抢得了先机。

在谈到为何选择“神秘人”作为手术对象时,巴雷特解释道:“我们觉得‘神秘人’是非常好的候选人。他非常平静,他的亲人也支持他。我们觉得手术能够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,他是我们候选人名单中排名最靠前的。”

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的器官捐赠者。与其他器官移植不同,脸部捐赠者不仅要与受捐者血型相同,还必须和他肤色相近,脸部大小和双眼距离都要差不多。

巴雷特医生还说:“我们希望捐赠者的年龄和病人也差不多。如果捐赠者年龄太大,肌肉松弛下垂,根本无法移植。”

事情恰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。我们现在知道,捐赠者的年纪略小于受捐者。3月底,西班牙发生一起车祸,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伤情严重,生命垂危,当他被送入医院后没多久就被诊断为脑死亡。在成功说服死者亲属后,巴雷特领导的医疗小组等来了机会。

车祸发生24小时后,脸部严重损毁的“神秘人”被推进了瓦尔德希伯伦医院的手术室,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术开始了。

几小时前,在另一个手术室,医生们将捐赠者的脸皮一点点剥下,他们足足花了5个小时完成这个任务。在将面皮完全剥离之后,医生将事先做好的面具戴在了捐赠者的脸上,以示尊敬。

接下来该轮到巴雷特小组的医生忙活了。他们三小时换一次班,整整花了一天一夜,才完成了这次全脸移植手术。

手术完成后,“神秘人”被推回了烧伤整形科病房,进行恢复治疗。

一个星期后,“神秘人”暗示希望照照镜子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样子后,他拿笔写道: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。

巴雷特对他的反应非常满意。巴雷特说:“他很坚强,也很平静。”

当捐脸者亲属遇到受捐者

现在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:万一几年后器官捐赠者的亲人碰到“神秘人”,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?

为了找出答案,巴雷特给美国妇女苏珊·惠特曼写了一封信。苏珊·惠特曼的丈夫约瑟夫·惠特曼一年前死于心脏病,苏珊将丈夫的脸部捐赠,部分移植给詹姆士·马基。

医生将约瑟夫的鼻子、上唇、面部皮肤、肌肉以及神经移植给了詹姆士·马基,后者2005年摔在波士顿电气化铁轨上,容貌尽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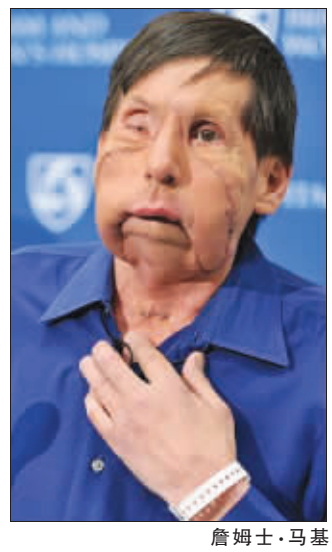
苏珊说,她从没为作出这个令人心碎的决定感到后悔。“脸是证明人的身份的器官,把一个人的脸安在另一个人身上确实挺难让人接受。但是,脸部也只是一个器官,和心脏或肾脏等器官没什么不同。”

苏珊说她后来见过詹姆士·马基,他们都住在波士顿。她平静地说:“我经常看见马基,第一次时有点犹豫,毕竟那个人有你丈夫的脸。但当最终和他面对面时,我只花了10秒钟就克服了心理障碍,我不会把詹姆士当成约瑟夫,虽然詹姆士移植了约瑟夫的脸部器官,但他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像。”

“是的,那是我丈夫的鼻子,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鼻子,但我能从100个鼻子中找出我丈夫的那个吗?不能。我的丈夫是整个约瑟夫,而不是一个个器官的堆积。”

苏珊苦笑道:“1954年,当波士顿进行了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,人们也很震惊,但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也许50年后,人们对面部移植也会习以为常的。”

这些话无疑会安慰西班牙那位面部捐赠者的家人。



詹姆士·马基

换脸者要过心理关

然而,由于这一手术产生的重大影响,关于这种移植的伦理问题被提了出来。

“神秘人”的手术费来自公共基金,这就引起了争论——将大把的公共资金花费在一个没有生命危险的病人身上是否值得?

当然,争论的核心是:人脸是神圣的,让自己以别人的面貌存活于世是否有违伦理道德?

没人知道“神秘人”将如何面对自己的新身份。他的脸和捐赠者没有相似之处,因为他的骨骼是医生重新构造的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现在的脸和自己以前的面貌肯定大不一样。

在生理上很快就可出院回家的时候,“神秘人”的任何心理波动正受到心理学家的严密监控。因为当“神秘人”回到家乡之后,他会感到别人都在躲开自己,其实那只是因为别人都不认识他了。

与此同时,“神秘人”的亲属也接受了心理辅导,因为越是爱他至深的亲人,可能越对他的新面孔感到不舒服。

西班牙外科医生说,由于面部表情受控于大脑,虽然现在“神秘人”有了一张完全不同的脸,但他一笑一颦的方式可能都与发生意外以前一样,这会让他的面部表情有些古怪。西班牙器官移植组织负责人拉菲尔·马特桑斯说:“‘神秘人’和他的家人必须适应这一点。他不会有一张完美的脸,只会有一张能被社会接受的脸。”

前途还有其他障碍。为了阻止免疫系统排斥移植的新脸,“神秘人”一辈子都要依赖大量的药物。这些药物甚至可能导致其患上癌症和糖尿病。他必须定期到医院检查。巴雷特医生说:“不管怎样,他的生命和发生意外之前都大不一样了。”

在瓦尔德希伯伦医院的病房,医生本周将会移除插在“神秘人”喉咙中帮助他呼吸的管子。

虽然通过捐赠者嘴唇发出的声音起初会含糊不清,但医生相信他很快就能正常说话。这将是他以新面貌面对新生活的开始。